

校长也曾是学霸

万立骏校长答新生问

智商高就能成为学霸吗？异地恋真的不靠谱吗？怎样爱上自己的科研领域？

编者按 新学期伊始，2015级新生们迫不及待地在校长的第一堂课上提出了自己对大学生活、学习和科研的困惑。而曾经身为“学霸”的校长，是如何解答这些问题的呢？这里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问：来科大后发现身边有很多高智商“学霸”，智商真的很重要吗？

答：我上高中的时候，成绩排名每年都是全校第一。但当我上了大学以后发现，想做第一就非常难了，事实上我在大学期间并没有做过第一。这位提问的同学，你的想法与我当年的感觉一样，上大学后感觉人才济济，大家都很厉害。但是，我认为单纯的高智商并不一定成绩就会好，还需要多方面的结合。我想，你觉得自己的智商不是最高，这代表你的智商已经很高了，将你的高智商和勤奋结合起来，你也会成为某一个学科或某门课程的“学霸”。

问：校长，您大学谈恋爱了吗？

答：我们上大学那个时候，学校规定在校期间是不准谈恋爱的。我那时候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学生，所以大学期间就没有谈恋爱，但我们班有同学偷偷在下面谈的。所以，我们班同学毕业之后，谈成了三对，现在依然是三对。

问：您感觉应该在大学交女朋友吗？

答：我们的大学生实际年龄都比较小，有的18岁，16岁，甚至最小的还有13岁的。我想，找女朋友和懂得爱情其实是一回事，我希望你们把爱情和女朋友统一起来，就是等你们到了真正懂爱情的时候，再去找女朋友是最好的，这是我给你们的建议。

问：您对大学生异地恋有何看法？

答：异地恋现在来说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于我们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了国家要分配，分配时两个人不一定能分配到一个地方。但是现在不存在毕业分配问题，异地恋只是在学校这几年，或者在一定期限之内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少。我觉得，等你真正懂爱情了，真正有了爱情之后，是不应该受到异地的影响的。就算在科大谈恋爱，两个人也不见得每天都在一起。人生的路很长，“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问：校长，您是如何爱上自己的研究

领域的，能讲讲您的院士之路吗？

答：关于我的研究领域，我上大学时所学的专业是金属材料与热处理专业，是研究对金属的铸造、锻造、焊接等处理的一个专业。在大学期间，学业压力也很大，几乎没有周末，也没有节假日，每天都是做不完的习题。当时我还在学生会里担任宣传部长，又有学习任务，又有学生会的工作。

毕业后，我在工厂、政府部门工作过两年多。工作期间，我读到关于对透射电子显微镜研究材料的微观结构，尤其是材料界面的结构，在那时慢慢的对科研有了点兴趣，于是就去考研究生，跟随我国电子显微学的奠基人之一郭可信先生做透射电子显微镜方面的研究，仍然是做材料相关的工作。当时的材料科学是以实验为主的科学，我国还无法实现自主设计金属材料的二元相图、三元相图，我当时就想，我们自己来设计就好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搞清楚材料的结构，就要用

到透射电镜。所以我就跟随郭先生做了透射电镜的研究。到80年代末期，出现了扫描电子显微学，再后来就出现了STM（扫描隧道显微镜），有了更强大的功能，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在当年的研究环境下，电化学STM刚刚出现，国内基本上没有，所以我前往日本读博士。

到日本之后，我现在发达国家做科研仍然可以有受人尊重的地位和体面的生活，而我们国家连解决温饱都有很大的困难。我想，我们在国外学好了本事回国来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国家以后肯定会建设得跟他们一样好。所以我就此走上了这条科研道路，这与当时研究中的需求和科研当中自身兴趣的结合有很大关系。

我想对同学们说，做研究一是要堅持，我研究的电化学STM领域，它的技术是比较难的，一般学生去学习就需要半年时间才能掌握它。而找到一个自己感兴趣的方面以后，就要坚持下去，形成自己的特点和特色；二是勤奋也非常重要，我在日本读书期间，有一年元旦放假，日本人都回家休息了，整个实验室只剩我一个人。由于STM对环境要求比较高，实验室都建在山里，记得有蛇就躺在屋门前，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有点后怕的。但我想，只要坚持克服困难，各种各样的机会都会有。

（本文由曾皓 姚琼整理自新生开学典礼万立骏校长的发言录音）

第二届“瀚海航塔——我最喜爱的老师”部分入选者访谈

寓教于乐

——访地空学院谢智老师

学生记者 薛梦琳



睡觉，不可打呼噜。

那么他又是以何种方式提高他的教学

质量的呢？“我教学，好像也没什么特色，就是喜欢扯，在某个知识点上给同学们讲个笑话讲个小故事，时间也不能长，教学时长紧，只能讲个半分钟或是一分钟。大家一笑，既提了神，又叫醒了睡觉的同学，让他们想睡也睡不着，听着大家笑就想起来听。”这种独特的防睡觉法，大概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在科大众多老师中脱颖而出，被同学们评为“我最喜爱的老师”的原因之一吧。

采访时间虽短，但是谢智老师爽朗的笑声却是一点不少，足可见其课上的幽默风趣。课上讲点在野外好玩的见闻，讲矿物时说说同学们感兴趣的宝石，再说些生活中的地质，将教与乐相结合，学生听来也轻松，这或许就是谢智老师教学上的秘诀。

与其他课程不同的是，地质学课有一次野外地质实习，为期通常是一周，这可是考验谢智老师真功夫的时候了。去之前，要结合实地考察，设计好观察路线和讲解内容。路线当然要自己记熟，不能到时候让同学们走了冤枉路，白白让大家辛苦，又会打击士气。实习期间，和同学们同吃同住。每天晚上，在同学们放松休息时，还要在灯下继续准备第二天要讲的内容，以保证能在第二天讲解时信手拈来。没有这些背后的辛勤，何来学生眼里那个自信从容，能够指点江山的男神。“同学们都很喜欢野外地质实习，去的

地方虽不是什么旅游景点，但风景却不输于景点，又不像旅游景点那样全是人。管吃管住，还有个专业的地质导游。看了风景，还学了知识，接受知识比课堂深刻的多。”

当问到平时还做些什么的时候，谢智老师脱口而出：“科研啊，在科大，很多老师平时都是要做科研的！”紧接着的依旧是他的标志性的笑声。从事地球化学工作，免不了的要出去考察、采样，自然是走过的路多，见闻也多。问及外出工作条件是否艰苦，老师依然是笑：“现在的科研条件不错啦，野外工作时食宿交通条件都有很大改善，各地发展的也不错，交通方便，都能找到地方住，不用像过去那样吃住在老乡家里。至于平日的爱好，大概就是摄影了，看到好的风景，就想拍下来，也算是工作给我带来的爱好吧。”

而谢智老师的书架上，除了书以外，多是他收集的岩石。“出去考察，遇到不错的，顺手就给带回来了。平时也养点植物，工作之余，给它们修剪枝，浇浇水，就算是休息了。它们也都抗旱，出去考察，十几天不给它们浇水也活下来了。我还给它们买了肥料，这些植物都要施肥，才不容易黄……”谈起他的经验来，谢智老师神采飞扬。

抬眼望去，那窗边的吊兰，绿油油，满是蓬勃的生气。

忱，还有对同学们的真诚，加上满满的善意和自如的幽默，成就了这样一位可爱的老师。

潘老师对学生中“两极分化”现象比较担忧。他说，现在的学生比以前聪明，眼界也比以前高，知道的东西也很多，不过有时却显得不够深入，还有极个别的同学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潘老师认为首先要找到问题，弄清原因，再对症下药，讲究效率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也许有时学习的时候觉得难，但是在应用之后会比较容易，要把知识应用到实际中去。他承认自己更喜欢主动的学生，自己把握学习的主动性，可以多想一些，多往前走一步，而不是别人催着去学习。

谈及如何让学生在物理方面有所突破，潘老师认为，最重要的是提升兴趣，一方面是靠自己主动发现兴趣，另一方面老师也有责任让学生逐步喜欢上物理。“物理学进去后会很有意思，除非知道公式怎么来，脑中能形成清晰的图像，否则不要轻易记结论，自己对每个问题的思考过程是最重要的。”

一些同学对什么时候进实验室有所迷惑，潘老师认为，因为缺乏相应的理论，大一大二时很多物院实验室进去后可能做不了什么，大一大二基础课很重要，没有必要那么早进去。想清楚什么才是最适合自己的，不要随大流。

最后，潘老师总结说：“整体来说，学习最关键的是要找到自己的兴趣，舍得花时间在上面。科大的学生要有自己的看法，不能总是了解皮毛，而要独立思考。”

对教学热忱 对同学真诚

——访物理学院潘海俊老师

学生记者 胡静荣



课十分精彩，他在同学们中收获了很好的口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潘老师切实做实了这一点。

谈及备课，潘老师认为，即便一门课已经讲授过几次，台上两小时，台下备课依然至少需要将近一天。最开始备课的时候时间可能会长一些，后来熟练程度提高，备课时间会相应的缩短，但会对之前的教学方法做一些改进，化繁为简，增加一些好的内容。上课时，潘老师习惯用板

书，像理论力学这样的课程涉及到不少公式的推导，潘老师认为演示在黑板上容易让学生集中注意力，跟着老师的思路走。

上课时，潘老师一般会留一些思考题，有的是在书上内容的基础上稍微往前走一步，有的可以通过同学讨论得到结果，有的比较高端，属于物理前沿的知识。潘老师偶尔会顺便提及一些课外内容，但是他不主张在基础课上对延伸性内容讲太多，在他看来，大一大二的课程最主要的就是打好基础。

潘老师认为课程要在理解的基础上来学习，这样效果会更好。“有的课，比如电磁学，用PPT可能会帮助学生们更好地理解内容”，潘老师坦率地承认“我的PPT总是用的没有其他老师那么得心应手”。说到电磁学，潘老师点开电脑桌面上他正在做的一个课件，高兴地说：“说到这儿，就让你们看看我刚刚做的课件！”桌面上赫然是电磁学的课件，潘老师找到电像法那一部分，“很好懂，电像法几句话就能解释清楚！”随后潘老师就向记者娓娓道来电像法的原理，的确很是通俗易懂。

看着他脸上愉悦的笑容和激动的眼神，记者突然明白了潘老师受到同学们追捧的原因——那是一种热忱，一种对教学的热